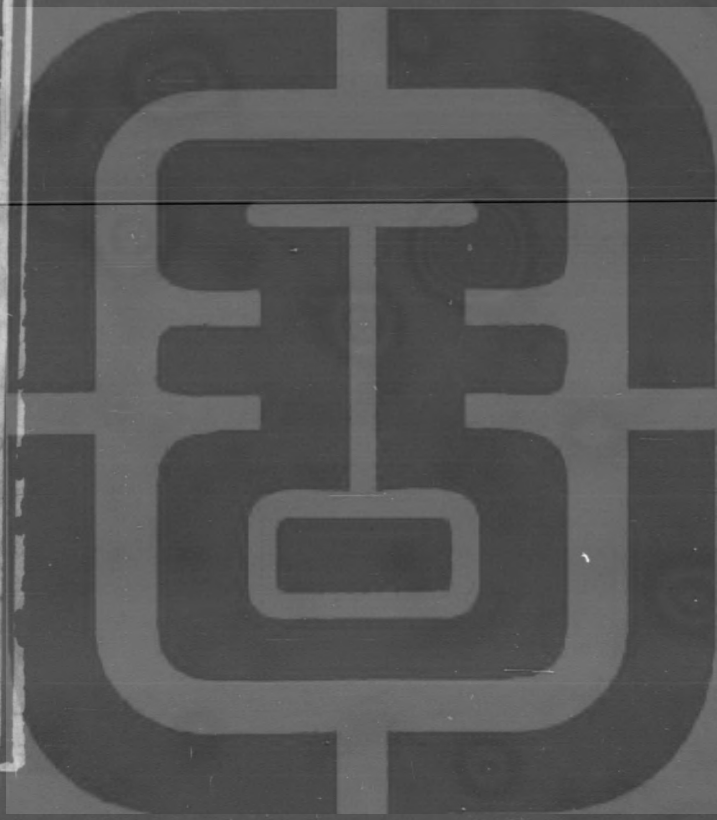


隋書



列傳卷第二十四

隋書五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煬三子

孫恭皇帝

燕王倓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

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弩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

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躰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莊陵禮也娠紿宵載關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如昔皇帝悼離方之就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器以長懷

臨登餽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彝徹祖
階屺收重抗銘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
度名累德彰謚爰詔史冊式遵典志俾濬哲之
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宸基峻極帝緒會
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
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觴
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
懿作藩威蕤先路舄弈渠門庸服有紀分器惟
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睿后膺儲天人叶順本

茂條遠基崇體峻改王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
謙居冲益慎封畿千里閭闔九重神州王化禁
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帷宸清祕親賢允
屬泛景鳳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湧敷言藻縟式
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
孫光升元子綠車逮事翠纓奉祀肅穆滿容儀
形讓齒禮樂交暢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已承
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顯
顯觀德溫溫審諭炯戒齊箴留連主賦入監出

撫日就月將沖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景福永
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愆
祐遽瑤山之頽壞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
纏宇宙慟皇情之深憫摧具僚其如疚嗚呼哀
哉迴環氣朔荏苒居諸沾零露於瑤圃下申霜
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殿虛鳴
呼哀哉將寧甫窆長違望苑渡渭浹於造舟遵
長平之脩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日遠嗚
呼哀哉永隔存沒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

潛塚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
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歛
纓弁以霑衿嗚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
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
飛聲而騰實帝深追悼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
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
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
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

隋書列傳卷二十四
涕嗚咽帝由是益以竒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
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
宇文鼎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
奏曰臣卒中惡命縣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
冀以見帝為司宮者所過竟不得聞俄而難作
為賊所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為
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
際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

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
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
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
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文都等
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為近於是乃共尊
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
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
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
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

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
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
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
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雒陽稱段達等爲七
貴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爲天子來次彭
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伺懼遣使者蓋琮馬公
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伺大悅禮其使甚
厚即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
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

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廟明皇帝則天法
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
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
氣食芼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畢
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
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
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
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
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

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專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箚

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釁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

者出黼衣而杖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
衆忍淚治兵指日專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
秦王之子幽遏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
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
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
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
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
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龍若
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

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
順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况擁此人徒皆
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
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
暫覩自應解甲倒戈冰消葉散且聞化及自恣
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
號天踟地朕今復讎雪恥梟輶者一人拯溺救
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
義俱會朕心臬戮元兇策勲飲至四海交泰稱

朕意焉兵衛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
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及七貴頗
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逸郭文懿
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
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爲至誠命之上
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侗心
不能平遂與記室陸士季謀圖世充事不果而
止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
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興

等十人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
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聞之怒曰天
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
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
公等或先朝舊臣績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
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慄然侍衛
者莫不流汗旣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
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
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

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爲潞國公邑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齋鳩詣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謚爲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目少爲

高祖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摠管沿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戶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勅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

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陳頗驕恣昵近小
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謀
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
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陳命呼之載入陳宅
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
詣隴西過多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陳
陳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於家陳不之
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
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陳陳納之其後

帝問主柳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陳於
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崩廳事楸中析識者以
爲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陳督後軍步騎五萬
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
詔陳以千騎入圍陳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
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爲陳左右所過獸不得前
帝於是發怒求陳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
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陳違禁將之汾陽宮
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

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
旨劾暕帝令甲士十餘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
暕妃韋氏者民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
妃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
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爲歡
樂乃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
者當爲皇后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
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
挾左道爲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大怒斬令

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
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
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
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貴郎將
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貴輒奏之帝亦常
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
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
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
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俄而

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踈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暕時尚臥未起賊旣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炎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炎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後竟爲其傳炎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湔御服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
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
故煬帝踈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
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
其死悲夫

列傳卷第二十四

隋書五十九

列傳卷第二十五

隋書六十

特進臣魏徵

上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
刺史父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
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
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
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遷司
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

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戶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竒之後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爲內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郟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爲丞相與仲方相見

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頰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幟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縣

百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暮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令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

至魯昭公九年陳災禪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之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爲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况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回心
人神叶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讙於下險無百二
之固衆非九國之師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
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但芻蕘所
見冀申螢爝今唯須武昌已下蘄和滁方吳海
等州更怙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
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
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
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盆城置船然終

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
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
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
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
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
因面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
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
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
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

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
千礮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
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
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
諒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暎攻之中流
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
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後三載坐事免
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
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

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七十
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 兄顛 從父弟璽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
輔燕國公仲文少聰敏髻齒就學耽閱不倦其
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
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
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歎之其
後就學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畧通大義及長個

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爲名公子起家爲
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
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
伯雋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
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
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
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
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
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

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徵
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數
從征伐累勲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
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
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迴怒其不同已遣
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首五
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迴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
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
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

應迴仲文自度不能支弃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遯爲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迴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韋孝寬拒迴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迴誠

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有佞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其有仁心三

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與迴將劉子昂劉浴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讓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响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遯走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

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尅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欲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由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已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女子在金鄉仲文

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稍兵偽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皆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噪塵

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死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

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
戶臣不顧妻子不顧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
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受
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兗寇狼顧鴟
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
檀讓於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
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
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群兇問鼎之際黎元
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

鄰群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
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蠻陬鎮綏蜀
道臣兄顓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定傳首
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
脰廟庭恭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
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鈎陳之側合門誠
款莫有可明伏願下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
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
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覽表并翼俱釋

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
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
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
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
二萬人出盛樂道趨那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
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
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上以尚書文簿
煩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錄省中事其所發擿
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不給

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
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
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沙
彌等請降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
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
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
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廣以仲文
有將領之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
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以仲文將前

軍大破賊而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叅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

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旣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遯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賴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

一人所以成功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
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
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
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
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
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
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
知名

顓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

見而器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
邑三千戶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府歷左右宮伯郢州刺
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畧淮南顓
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自潁口
入淮陳防主潘深弃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
陽復引師圍硤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顓乃拜東
廣州刺史尉迴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顓素
不協顓將圖之因卧閤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

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
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顓漸稱
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
至顓所顓歎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
表與尉迴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
高祖以尉迴未平慮顓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
即拜吳州總管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
顓逆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暉燕合兒等
襲顓顓拒之而退賜綵數百段高祖受禪文表

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太傅竇熾等議
顓當死上以門著勲績特原之貶爲開府後襲
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
澤州刺史數年免職卒于家子世虔嗣

璽字伯符父翼仕周爲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
公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
送之長安高祖甚悅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爲
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爲太尉歲餘卒謚曰
穆璽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止士尋授儀同

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戶尋從帝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百戶授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

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為熊州刺史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謚曰靜有子志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初為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內應

文振仗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
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
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
城皆有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
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勲將拜高秩以讒毀獲
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
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道擊稽胡破之
歷相州別駕揚州總管長史入爲天官都上士
從韋孝寬經畧淮南俄而尉迴作亂時文振老

母妻子俱在鄴城迴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
高祖高祖引爲丞相掾領宿衛驃騎司馬消難
之奔陳也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
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
蠻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
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勲簿不實免官後爲石
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
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
延塞而還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爲元帥秦王

西書傳卷三十五 十六
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總管尋爲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北還世積以罪被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明年率衆出靈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舊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

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敗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

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
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
厥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
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
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
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筭弗可忘也竊
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
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貧弱則歸
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

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
知以臣量之必爲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
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
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事
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
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
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
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
用忘寢食常思效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垂

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
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
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
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
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
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尅
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又竭強敵
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
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

射北平侯謚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千石威
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詮官至武牙
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
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
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
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筭伐陳之策信
爲深遠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
記以英畧自許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

內書傳卷三十五
六
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傾
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畧見重終懷
壯夫之志時進讜言頗稱諒直其取高位厚秩
良有以也

列傳卷第二十六

隋書六十一

特進臣魏

徵上

宇文述

雲定興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
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爲宇文氏父盛周上
柱國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
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
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冢宰宇
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總萬機

召爲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
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相州
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韋孝寬擊之軍
至河陽迴遣將李雋攻懷州述別擊雋軍破之
又與諸將擊尉惇於永橋述先鋒陷陳俘馘甚
衆平尉迴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
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
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
虎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爲聲援

陳主旣擒而蕭巘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
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
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節度上下
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所知
悉金陵之寇旣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略爲遙
蕭巖蕭巘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
揚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勝而往風行電
掃自當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
懷公之力也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巘并

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瓠懼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瓠自義興入太湖圍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瓠大敗之斬瓠司馬曹勒又前軍復陷吳州瓠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述進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因奏爲壽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

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旣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

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爲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

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遯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勅述與蘇威常典選

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頒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悅焉時述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輒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

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爲比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

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旣恃驟勝又內逼群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嶮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

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將至懼而西遯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閩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

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帝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群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

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令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子化及別有傳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

賂遺并以音樂于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並放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袖耳又學之名爲許公袖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竝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謂長寧兄弟猶

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柱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爲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代何稠爲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衛大將軍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

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多受其賄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爲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

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徙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爲齊人

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伺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武帝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迴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迴遣弟子勤爲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迴迴敗勤

與迥子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於陣勤遂遜走而惇亦逃逸衍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賞賜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勅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爲行軍總管領軍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徵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土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

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楫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討

東陽永嘉宣城黥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
衍臨下甚踞事上姦諂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
遷洪州摠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
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
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
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
無故往來託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
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
度衍有詐稱桂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

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
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
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帖上臺宿
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
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
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
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
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
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

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
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
贈左衛大將軍賙賜甚厚謚曰襄長子臻武牙
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蹇蹇匪躬爲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
之常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
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
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
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
爲亦丘明之深恥也

列傳卷第二十六

隋書六十一

列傳卷第二十七

隋書六十二

特進臣魏徵上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
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竒節
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
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
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王

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
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
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
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
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
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
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
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
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

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及後宮
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
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頰支度軍機無
所擁滯及尅金陵韶即鎮焉晉王諱班師留韶
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
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尅平矣越綏靜江湖
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
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
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

無乃憂勞所致枉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
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
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
季猶且用心况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
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
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
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
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
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

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
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
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
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
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
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
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
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
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

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
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
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
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
少與勃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
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
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

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
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
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
其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
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
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
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
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
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

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為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

寮佐于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頴由是拜巖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闥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

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
莫不殞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
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
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
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
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
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壞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

武陵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
同歸於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
力忘疲雖衣食乏絕宴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
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
親總萬幾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
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
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
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
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

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
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
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
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
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
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
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
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
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

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
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
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于時天下大
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爲後
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
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徇盜不父不子
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
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
請付推科上竒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

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明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

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

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邵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

剛蹇頗有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爲行軍總管長史尅并州毗有力焉除爲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爲稱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

者爲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懼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

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蕪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

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固率上幸甚
 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
 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
 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
 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
 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蹇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
 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
 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莫有敢與相
 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

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盖由察毗之言也
 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
 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
 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
 部尚書牛弘弔之贈縑五百匹子敬真大業之
 世為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
 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
 有疾見俱羅為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
寓居襄陽父仲禮爲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
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
府記室久而出爲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
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
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
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
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搃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
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

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
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
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
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
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不
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頴子弘
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
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
避父之禮豈容門外旣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

頰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
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姪直謂或曰文丈夫當
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於時
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
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
一代明哲起白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
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
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
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閹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

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耒不早殺餘
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
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
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
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
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
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
妹或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
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

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燕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禴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贄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弃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

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挫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

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

寮懼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

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袷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由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寔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

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羶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

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行
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
馳召或將與計事或爲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
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
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
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
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於道有
子紹爲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爲天官府
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
知累轉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
孝旣免喪教中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清
正引爲錄事叅軍尋大夫從行軍總管
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
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
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
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

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

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頴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

附錄傳卷二十七
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
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
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
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
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
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
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
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
其父爲蔡州刺史時河東薛冑爲大理卿俱名

平恕然冑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
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
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爲之流涕中使弔
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
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
周釋褐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
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高祖爲丞相肅聞而歎

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真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渥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

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

肅曰吾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爲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旣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爲立廟於鄣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爲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爲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上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謾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慄焉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圜圜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

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閭纂之風焉

列傳卷第二十七

隋書六十二

列傳卷第二十八

隋書六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爲慎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

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嵩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刺史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又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謩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奉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

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四服愛惠爲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腴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展其効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

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鄣
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
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
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
導德齊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
巡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
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
蓋執操清絜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簡威
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

字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
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
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垂常爲外
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
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側一人而已
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
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
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
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

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勅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徵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爲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爲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

贇治裴弘策逆擊之返爲所敗遂斬弘策以狗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既而引見帝迎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器小寧可竊匹

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動靜之節宜思其

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東車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侯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

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
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
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
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勲格人心自奮
不足爲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
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再斟酌子蓋執奏不
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
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陲柴保昌等阻兵
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

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
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
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
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上
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
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聞
而歎息令百官就弔賜縑三百匹米五百斛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者萬餘人武威民
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略

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

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悅下詔曰朕以陳叔寶世爲僭逆挺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不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楫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沉溺浮獲厥功甚茂又聞師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公韓擒虎尋尅姑熟驃騎既度江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即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爲經略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位

上開府拜蘄州總管以行徵拜左翊左右將
車後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擊突厥於靈武破
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
帝時在東宮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
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愧
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
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
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
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僂俛從事每一

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
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鑾駕言旋上京本即
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
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
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
願也乃竊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
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
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
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

園理垂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疹
如疾首祥荅書曰行人戾止奉所賜况恩紀綢
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
幘韋韞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
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
衛懼駑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
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服
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
如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

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為幸甚爰以情喻雷陳
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人之擬議何則
川澤之大汗潦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微心
下悃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
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
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
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
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罹
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

孤照想鳴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
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
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綦良自滏
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
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
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
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
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
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

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
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東趣黎
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
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
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四
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暎朝寄重夏侯親
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擿勁草質久
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玉
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降手詔曰昔歲

崇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
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
不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略其孰
能與於此邪故聊宗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
卿時突厥啓民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
吐谷渾祥率衆出間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千餘
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三百匹進位左光祿大夫
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謁頓道不利而
還由是除名爲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則道

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
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
永年令祥兄雲字世高弟威字世武並有幹局
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公威官至武賁郎將
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
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
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

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邑千戶
保定四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皇初
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
強濟見稱四年叅督漕渠之後授尚書主爵侍
郎八年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
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
並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
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
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

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
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
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畧暫往江南
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畧
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
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
捨危憊之母為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名教頓盡
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聞見竟不
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

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
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
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
虧一憲體瓶罄壘恥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
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微之等請
付大理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
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
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爲行
軍元帥壽爲長史壽每遇賊爲士卒先以功授

大將軍遷太府卿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
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
渾主及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
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
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
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後帝追思
之擢敏爲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泄省
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僞授內史侍郎爲
沈光所殺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高祖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迴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

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迴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迴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丹款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

百斛之屬籍為皇太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鴈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竟不錄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以御甲煬帝嗣位漢王謀作亂并州時

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陁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眾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

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膏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後

三歲徵爲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於覆袁川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渌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渌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

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衆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合降賊入豆子甌將格殺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衛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標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

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大夫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強濟宣帝時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和州蠻反玄以行軍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俄檢校朔州總管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爲資

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
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衙天子詔
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
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
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劔
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
百里不絕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因與
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後
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玄曰魏郡名都衝

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里非
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
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
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
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
金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
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
宜從事勅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揚玄感圍逼
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

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峭函有伏兵請於硤縣泂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白曰皇家啓運二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

爲虵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畧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太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遜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閭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

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牢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

上表乞骸骨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耆舊卧以鎮之朕為國計義無相許故遣德彝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劉權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

折節好學動循法度初爲州主簿仕齊釋褐奉
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
史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王廣
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千段宋
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
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
以恩信甚得民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
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率衆出
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

餘口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
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
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遯道路無
壅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
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
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
營說以利害群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
既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數來攻
郡豪帥多願推權爲首權竟盡力固守以拒之

子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英雄
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
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個
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並起世徹
所至之處輒爲所忌多拘禁之後竟爲兗州賊
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
局官至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
機能斷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

獨克之効群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
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
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
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
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
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
子邪計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爲守節之
士矣

士美

子陳 無所則歸 歸則地 地入其 入為中 經八

於 子者 於名 國故 對八 以 能 行 之 若 能 能 指

中 以 以 能 故 婦 夫 可 足 媿 國 難 無 故 書

歸 已 變 乎 文 者 東 格 解 圍 顧 亦 能 之 已 京 所

夫 大 人 之 行 也 故 能 行 也 故 能 行 也 故 能 行 也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